

真正纯美阅读



用心体会文字之美

(法) 罗曼·罗兰◎著

郭漫◎改编

名人传

Vie des Hommes illustres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啊！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美妙绝伦！”

航空工业出版社

(法)罗曼·罗兰◎著

郭漫◎改编



名人传

真正纯美阅读 体会纯粹的文字之美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提 要

《名人传》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20 世纪初期的代表作之一，又称《巨人三传》，它包括《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三部“英雄传记”。传记里的三人，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雕塑家兼画家，另一个是小说家，他们都是各自领域杰出的人物。三部传记着重刻画了他们在忧患困顿的人生征途上历尽苦难与颠簸而不改初衷的心路历程，凸显了他们崇高的人格、博爱的感情和广阔的胸襟，从而为我们谱写了一部“英雄交响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传/(法)罗曼·罗兰著;郭漫改编.--北京:
航空工业出版社,2012.3(2013.5 重印)
ISBN 978-7-80243-847-7

I. ①名… II. ①罗…②郭… III. ①贝多芬, L.V.
(1770~1827)—传记②米开朗基罗,
B.(1475~1564)—传记③托尔斯泰,
L.N.(1828~1910)—传记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5997 号

名人传

Mingren Zhuan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100029)

发行部电话:010-64815521 010-64978486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0 字数:260 千字

印数:20001—30000

定价:29.80 元



前言Foreword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是 1915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 20 世纪初创作的《名人传》被称为传记文学的开端。《名人传》又称《巨人三传》，包括《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

20 世纪前半期是人类历史风云激荡并苦难深重的时期。罗曼·罗兰创作《名人传》可以说是有感而发，他想用英雄主义的精神来纠正时代的偏向。三部传记着重刻画了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中，为了追求真善美而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作者希望这些艺术巨匠的精神能引导更多的人脱离低级的生活。这三部传记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是为我们谱写了一部“英雄交响曲”。

贝多芬的故事主要侧重“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以他的意志，以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扫空忧郁的思想，战胜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米开朗琪罗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悲剧，展示了一个天才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创造不朽的杰作而作出的牺牲。内容主要分为上篇“战斗”，下篇“舍弃”和尾声“死”。托尔斯泰的整个故事显得比较平稳，是三篇故事中最长的一篇，也是对主要人物的生平和所创作的东西描写最详细的一篇。从结构上看，三篇传记看似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既源于三位伟人在精神上的相似，也源于罗兰的欧洲统一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

《名人传》告诉人们：悲惨命运不只降临于普通人，它同样降临在伟人身上，享有盛名并不能使他们免除痛苦的考验。通过他们忍受痛苦的完美榜样，我们可以自觉地承担属于自己的命运，我们应当坚定自己的信仰，从信仰中产生出承受痛苦的勇气和能力，使我们在患难中保持纯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编者

目录

贝多芬传.....001~040

贝多芬传 序/贝多芬传/贝多芬遗嘱/书信集/思想录

米开朗琪罗传.....041 ~ 092

原序/上编 战斗(力/力的崩裂/绝望)/下编 舍弃(爱情/信心/孤独)/

尾声(死/这便是神圣痛苦的生涯)

托尔斯泰传.....093 ~ 156

思想的光芒/托尔斯泰的童年/求学历程/逃往高加索/《高加索纪事》/

《塞瓦斯托波尔纪事》/善的宣道者/《夫妇间的幸福》/两部巨著的诞生/

《忏悔录》/《我们应当做什么?》/信仰的寄托/《艺术论》/民众语言与音乐

对他的影响/《复活》/托尔斯泰的社会思想/“面目”的确定/战斗结束了

the life and loves of

贝多芬传

Beethoven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座,也永远不要欺妄真理。

——贝多芬

the life and loves of Beethoven



贝多芬传 序

25年前，当我着手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不曾想要完成什么音乐学的著作。那是1902年，我正经历着一个骚乱不宁的时期，充满着兼有毁灭与更新作用的雷雨。我逃出了巴黎，来到我童年的伴侣——曾经在人生这个大战场上多次帮助过我的贝多芬那里，寻觅10天的休息。

我一个人来到波恩，这是他的故乡。我又重新找回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们。后来我又到了美因兹，我听到了一场大型的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是贝多芬作品的权威指挥魏因加特纳指挥的。当我和他独处时，我终于得以向他倾吐衷肠。

在那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4月天里，弥漫着他的苦难，他的悲哀，他的勇气和他的欢乐。他用他强有力的双手把跪在地上的我搀扶起来，为我刚刚出生的儿子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初几卷主人翁的性格，多取材于贝多芬的事迹与为人。而且全书的战斗精神与坚忍气息，也多受到贝多芬的影响。）作了洗礼。带着他的祝福，我又重新踏上了返回巴黎的旅途。得到了鼓励的我，仿佛与人生重新缔约一般，一路上用歌曲向神明表述病愈者的感激之情。那感谢曲便是这本小册子，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被贝玑（法国近代大诗人）拿去披露。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本书会流传得这么广。可是“不同的人各有各不同的命运……”

请原谅我对这些细枝末节的叙述，可是如今有人想要在这支颂歌里面寻求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渊博的著作，对于他们，我不得不有所答复。我自有担当史学家的时间。我在《亨德尔》和关于歌剧研究的几部书内，已经对音乐学尽了相当的义务。但《贝多芬传》绝不是纯粹的学术作品，它是为那些受伤而窒息的心灵谱写的一支歌，是在重生与振作之后对救世主表达的感激之情。我知道，救世主已经因为我而改变了本来面目。但一切从信仰和爱情出发的行为都是这样的。而我作的《贝多芬传》便是这样的行为。大家



人手一本地拿了去，让这册小书交上了它不曾想过的好运。在那时候，法国有几百万的生灵，这些被压迫折磨的理想主义者的一代，焦灼地等待着那一声解放的讯号。这讯号，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他们便向他呼吁起来。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仿佛在弥撒祭中演唱《神之羔羊》；谁会忘记那些凝视着祭献礼，在它的启示下享受光辉照耀的痛楚面容。出生在今天的人们已经和出生在昨天的人们离得很远了，（但出生在今天的人们是否能和出生在明天的人离得更近些呢？）不少处于本世纪初的行列中的人们已被消灭——他们和他们最出色的儿子因战争而踪影全无，我的小小的《贝多芬传》中保留着他们的形象。这部出自一个孤独者的手笔，不经意间，竟和他们惊人地相似，而他们早已在其中认出自己。这本由一个无名的人所作的小册子，在走出一家无名小店之后，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在大众之间开始流传，它当然不再是我的所属物了。

我把本书又重读了一遍，虽然还有很多缺憾，但是我也不想再对它进行什么更改了。因为，我有责任把一代伟大而又无比光辉圣洁的形象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在贝多芬百年祭来临的时候（1927年适为贝多芬百年死忌），我纪念那伟大的一代，同时极力颂扬他杰出的同伴，还有教我们如何生活的那些正直而真诚的大师。

罗曼·罗兰

于 1927 年 3 月

贝多芬传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座，也永远不要欺妄真理。

——贝多芬

(1792 年手册)

他身材矮小臃肿，外表看上去很结实，天生就有一副运动家般的体格。生着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他的皮肤到晚年变成了病态般的黄色，尤其是到了冬天，当他呆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显得宽广无比。一头浓密得非同一般的黑发，好像梳子从来没有在上面光临过，处处都倒立着，就好像“梅杜萨头上的乱蛇”（神话中三女妖之一，以生有美发著名。后来因为得罪了火神，美发都变成了毒蛇）。他的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见到他的人都震撼不已，但其间微妙的差别大多数人是分辨不出来的。平日里，这双眼睛细小而且深深地陷了进去，只有在兴奋或愤怒的时候才张得大大的，在眼眶中来回地打转，这样才能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

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凝视着天空，宽大的鼻子显得又短又方，竟然与狮子的相貌相差无几。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磕破核桃。左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这样更使他的脸显得特别古怪，一点都不对称。

据莫舍勒斯（英国钢琴家）说：“他的微笑很美，谈话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不带有任何愉悦的气息，粗犷而狂野，很难看，并且时间很短——那是来自于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都是忧郁的，显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1825 年，雷斯塔伯（德国诗人）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还有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1 年以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里偶然遇见他，当时他正坐在屋里的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在临死前常有的举动。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



手册，脸上带着悲伤的微笑，然后用聋子惯有的那种尖锐声音，让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变幻无常，无论在弹钢琴时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还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甚至有时候在街上，他的行为都会使人大为吃惊。“他会忽然间脸上的肌肉隆起，血管膨胀，粗犷而狂野的眼睛变得更加可怕，嘴巴在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师召来了妖魔而自己反倒被妖魔制服了一样”，那是典型的莎士比亚式的面目。克勒贝尔说是莪相（3世纪时苏格兰行吟诗人）的面目。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曾说他与“李尔王”（莎士比亚名剧中的人物）相差无几。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生于波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是佛兰芒族（今法国与比利时交界的一部分，为比利时西部之地域，古称佛兰德。佛兰芒即居于此地域内的人种名）。他的祖父名叫路德维希，是家族里最优秀的人物，生在安特卫普（今比利时北部的一大城市名），直到20岁时才迁到波恩来，做过当地大公的乐长。贝多芬的性格和他最相像，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祖父的出身，才能懂得贝多芬奔放独立的天性，以及许多不同于德国人的特点。他的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且酗酒的男高音歌手。他的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曾经嫁给一个男仆，丈夫死后嫁给了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十分艰苦，不像莫扎特一样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4岁时，他就被迫整天在洋琴（钢琴以前的键盘乐器，形式及组织大致与钢琴同）前面坐着，或者被关在屋里和一架提琴呆在一起，几乎要被繁重的任务压死。万分幸运的是，他还不至于对这门艺术产生永久的厌恶。为了迫使贝多芬学习，他的父亲甚至还使用暴力。贝多芬在少年时代就开始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才能挣取每日的面包，这份重任对他来说来得太早了些。

11岁的时候，他加入了戏院乐队；13岁，他当上了大风琴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挚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我去爱戴，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可以清晰地听到时，有谁能比我更幸福呢？”她是得肺病死的，贝多芬自以为也染上了同样的病，他甚至常常感到痛楚，再加上还患有比病魔更残酷的忧郁。他在1816年时

说：“不知道死的人真是一个可怜虫！而我在 15 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17 岁那年，他成了一家之主，担负着教育两个兄弟的重任。后来他不得不满心羞愧地向父亲提出要他退休的要求。因为他父亲酗酒，人家恐怕他浪费，于是把养老金都交给他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后来他在波恩的布罗伊宁家，寻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靠，那是小他两岁的可爱的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他教她音乐，领她走上诗歌之路。她成为他童年的伴侣，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柔的情意。但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知己之一，他们之间一直都保持着友谊。那是从韦格勒、埃莱奥诺雷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

贝多芬的童年生活尽管如此悲惨，但是他对这个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永远都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他不得不离开波恩，几乎一生都住在维也纳及其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庄严得像父亲一样的大河，如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河”。的确如此，它是那样的生动，像是赋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其中有无数的思想和力量流过。而且在莱茵河流域中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细腻的波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在这里，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 20 年；在这里，形成了他心中少年时候的梦境。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想再见故乡一面，但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的美丽动人，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

大革命爆发了，战争的火焰蔓延到整个欧洲，这一切攫住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成了众多新思想的集中点。1789 年 5 月 14 日，贝多芬报名入学。从此他可以听有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斯特拉斯堡雅各宾党首领。1794 年，在巴黎被推上断头台）讲德国文学——他将出任下一届莱茵州的检察官。当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讲坛上朗诵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激起了学生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又印发了一部革命诗集。贝多芬和布罗伊宁的名字正在预约者的名单当中。（从前著作复印时必须提前预约。）

1792 年 11 月，当大革命的战火蔓延到波恩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德意志的音乐首都维也纳去了。1787 年春，他曾到维也纳有过一次短期旅行，见过莫扎特，但莫扎特对贝多芬似乎并不注意。在路上他遇见正开向法国的军队，毫无疑问，他受到了爱国情绪的鼓动。他在 1796—1797 年两年



间，把弗里贝格的战争诗谱成了音乐：一首是《行军曲》；一首被称为《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族》。他讴歌大革命的敌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1798年起，虽然奥国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亲密的来往，和使馆方面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德（法国元帅，在大革命时期战功显赫，后与拿破仑为敌）交往密切。在那些谈话里，贝多芬拥护共和的情绪更加肯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更可以看到这股情绪得到了有力的发展。

这个时期，施泰因豪泽替他画的肖像，把他当时的面目表现得淋漓尽致。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年轻，似乎还不到他本来的年纪，瘦削的，笔直的，高领衣衫使他头颈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信心。在1796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天才般的智慧终究会获胜……25岁！不是已经来临了吗？……就在这一年，整个的人应当显示出来了。”那时他才初露头角，维也纳的首次钢琴演奏会是1795年3月30日举行的。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野，态度抑郁，带着非常强烈的内地口音。但他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写信给韦格勒叙述他成功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需要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你瞧这是多么的美妙。”1801年左右，他在写给里斯的信中又写道：“只要我有办法，我的任何朋友都不该有何匮乏。”随后他又说：“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到益处。”

然而痛苦已经开始叩响他的房门，一旦来到他的身上就永远不会隐退。1796—1800年，耳聋已开始折磨他，耳朵昼夜不停地嗡嗡作响，他的内脏也开始剧烈疼痛。听觉越来越衰退，一连好几年他都向别人隐瞒这个事实，连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们也不说。为了使他的残疾不被人发现，他避免与人见面，他独自一个人守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到了1801年，他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他的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

“我亲爱的、善良的、诚挚的阿门达……我多么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太可怜了。我的听觉，我最为高贵的一部分，已经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同在一起时，我已察觉到许多病象，我没有说出来，但这以后

情况越来越恶劣……这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希望如此，可是希望似乎非常渺茫——这类病是无药可治的。虽然我曾发誓要超然地去面对这些祸害，但这又是谈何容易？”

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说：“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耳朵聋了，不可能与人说话。要是我干的是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这一行里，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在戏院里，要想听明白演员说的话，我不得不坐在靠近乐队的地方，如果我的座位稍微远一点，我连乐器和歌唱的高音都听不见。我简直痛苦得要死……隐忍！多令人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贝多芬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都有所表现。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附加着另外一种痛苦。韦格勒说贝多芬总是抱着一份激昂的热情，这些热情似乎永远是纯洁无瑕的，热情与欢娱之间没有一点连带的关系，现代的人们总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热情，也不知道热情是多么难得。贝多芬的心灵里或多或少有些清教徒的气息，对于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极其厌恶的；对于神圣的爱情，他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唐·璜为西洋传说中有名的登徒子，莫扎特曾采为歌剧的题材）。他的密友申德勒确信“他一生都保持着童贞，从未有过任何不好的行为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他也有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就幻灭了，随后是痛苦的煎熬。到了一定的年龄，他激昂的性格，才渐渐趋于平静。

1801年时，他热情的对象是朱丽埃塔·圭恰迪妮，因为写了那部著名的作品《月光奏鸣曲》（1802年），他闻名于世。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说道：“现在我的生活比较甜美，和别人的交往也频繁了起来……这变化是由一个可爱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一段幸运日子。”可是他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的残疾格外突出，因为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一位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姑娘，这使贝多芬苦恼万分。1803年11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随后她还利用贝多芬以前的情爱，要他帮助她的丈



夫，贝多芬立刻答应了。他在1821年和申德勒会见时在谈话手册上写道：“他是我的敌人，所以我更要尽力帮助他。”但这也让他更瞧不起她。“她哭着到维也纳来找我，但是我同样瞧不起她”)这一切都彻底摧毁了贝多芬，他似乎到了癫狂的境地，他经历了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要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写着“等我死后开拆”的字样。这是惨痛至极的呼声，也是一种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得不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有他坚强的道德情操在支撑着他。

他的遗嘱里有这样一段：“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行而不是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在1810年5月2日给韦格勒的信中又写道：“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在完成善的行为前不该结束生命，否则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他对病愈的最后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吧，就只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声音已经很久了！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能和它再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又活了25年。他强毅的天性使他绝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刚刚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连一丝休息都没有！我不知道除了睡眠以外还有什么休息，但是可怜的我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来尝试睡眠。但愿我能从病魔中解脱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活上千百次，真是美妙绝伦！”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以及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了1802年的大作品里。而他年轻气盛的情爱在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没有反映出来，很明显是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把他抑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宣告了乐曲的终结。贝多芬渴慕幸福，不愿相信他无药可治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希望。

在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充满了强烈的战斗节奏。这在《第二交响曲》的Allegro（快板）与终局内已很显著，但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帝的奏鸣曲

的第一章，更富有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它产生的时代。

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拿破仑于 1793、1797、1800 年数次战败奥国，兵临维也纳城下），贝多芬被这场来势汹涌的大革命煽动了。骑士赛弗里德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非同一般的聪明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那一边。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申德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同心协力地建立国家的政府。……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波那巴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

他就像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英雄的共和国，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写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 年），一部帝国的史诗；还有《第五交响曲》（1805—1808 年）的终局，一部光荣的叙事歌。这是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显得强烈与纯洁，这种印象即使和现实接触也不会有分毫减损。

贝多芬的音乐，似乎都受到这些历史战争的影响，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察觉。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 年）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四重奏》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对于《热情奏鸣曲》，俾斯麦曾经说过：“倘若我经常可以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还有《哀格蒙特序曲》；甚至《降 E 大调钢琴协奏曲》，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人马奔突之势。

在贝多芬创作第 26 号奏鸣曲中的“英雄葬曲”时，霍赫将军（霍赫被史料称为法国大革命时期最纯洁的军人，1797 年战死在科布伦茨附近），这位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翁更配他讴歌的英雄，正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还屹立在科布伦兹与波恩之间的山岗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经亲眼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拿破仑曾两次攻陷维也纳）。1805 年 11 月，当贝多芬的歌剧《菲岱里奥》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有法国军佐，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于兰将军，住在洛布科维兹（波希米亚世家，以武功称）家里，是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接受了他的《英雄交



响曲》与《第五交响曲》的题赠。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驻守在舍恩布伦（舍恩布伦为一奥国乡村，1809年的维也纳条约，就在这里签订的），贝多芬的寓所离维也纳的城堡颇近，拿破仑攻下维也纳时曾炸毁城垣。1809年6月26日，贝多芬致布赖特科普夫与埃泰尔两位出版家书信中说：“何等野蛮的生活，在我周围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只有鼓声、喇叭声，以及各种惨象！”

1809年有一个法国人在维也纳见到他，保留了他的一幅肖像。这位法国人叫特雷蒙男爵，他曾描写贝多芬寓所中凌乱的情形。他们一同谈论着哲学、政治，特别是“他的偶像——莎士比亚”。贝多芬几乎决定跟男爵到巴黎去，他知道那边的音乐院已在演奏他的交响曲，并且有不少佩服他的人。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侵略者，虽然他依然清晰地感觉到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但是如果没有他那样的感觉，是决不能彻底了解他这种行动的。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曲》，在未经过惯有的拟稿的情况下，一口气创作了《第四交响曲》。幸福在他眼前显现了，1806年5月，他和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订了婚。特雷泽老早就爱上了贝多芬，贝多芬早期居住在维也纳的时候，和她的哥哥弗朗索瓦伯爵是好朋友，她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钢琴，从那时起，她就爱上了他。1806年，他到匈牙利的马尔托伐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才真正相爱。关于这些幸福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特雷泽·特·布伦瑞克的一部分叙述里。她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们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先是他平放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弗朗索瓦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他慢慢地用一种神秘而庄严的神气，奏着赛巴斯蒂安·巴赫的一支歌：‘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这首美丽的歌是在巴赫的夫人安娜·玛格达兰娜的手册上发现的，原题为《乔瓦尼尼之歌》。）

“母亲和教士都已安然入睡（在欧洲贵族家中，皆有教士供养）；哥哥凝视着的双眸严肃而庄重；我的心已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本歌剧。主要的人物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停留在什么地方，他总和我同在。我从没到过这样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光明和纯洁。在此以前，我

只像童话里的孩子，只管捡石子，却看不见路上美艳的鲜花……’ 1806年5月，获得我最亲爱的哥哥的同意后，我和他订了婚。”

这一年他写的《第四交响曲》，宛如一朵精美而纯洁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散发的香味。有人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的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这毋庸置疑，他的举止和生活方式也同样受到了爱情的影响。据赛弗里德和格里尔巴策（赛弗里德：奥地利音乐家；格里尔巴策：奥地利剧作家）说，“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讨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身体很好，除了视力有些问题。”（贝多芬是近视眼。赛弗里德说他的近视是痘症所致，使他从小就得戴眼镜。近视使他的目光常有失神的样子。1823—1824年间，他在书信中常抱怨他的眼睛使他受苦。）在梅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罗曼蒂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时，它的利爪便藏起来了。但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幻梦与温柔的情调之下，我们仍能感到那股可怕的力，任性的脾气，突发的愤怒。

这种深邃的和平并没持续多久，但爱情所带来的美好影响一直持续到1810年。贝多芬无疑是靠爱情的影响才获得自主力，使他的才能结出了最圆满的果实，例如那古典的悲剧——《第五交响曲》；那神明夏日的梦——《田园交响曲》（1808）。还有他自认为是他奏鸣曲中最有力的，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得到感悟的《热情奏鸣曲》（1807年），这是他题献给特雷泽的。作品第七十八号的富于梦幻与神秘气息的奏鸣曲（1809年），也是献给特雷泽的。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一封没有日期的信，所表现的对爱情的热烈，也不下于《热情奏鸣曲》：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心头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同在……当我想到你星期日前不曾接到我初次的消息时，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爱你，像你爱我那样，但还要强得多……啊！我的天哪！……缺少了你的生活是怎样的啊！咫尺，天涯。……我的不朽的爱人，我的思念一起奔向你，有时是快乐的，随后是悲哀地问着命运，问它是否还有接受我们愿望的那一天。我只能同你在一起生活，否则我